

劉勰 原著
陳拱 本義

文心雕龍本義

〈下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1410400

劉勰 原著
陳拱 本義

文
心
雕
龍

音
龍
本
義
我

汪
中
題
端



下
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淮陰師院圖書館 1410400

文心雕龍本義 / 劉勰原著；陳拱本義。-- 初
版。-- 臺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88]
冊；公分。

ISBN 957-05-1607-0 (一套：平裝)

1. 文心雕龍 - 註釋

820

88009586

文心雕龍本義 二冊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〇元

原著者 劉勰

本義者 陳拱

責任編輯 王林齡

封面設計 謝富智

校對者 許素華 高毅堅

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二三三一六一一八

傳真：(〇二)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登記證

• 一九九九年九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文心雕龍本義 下冊目錄

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623

體性第二十七 651

風骨第二十八 691

通變第二十九 712

定勢第三十 742

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765

鎔裁第三十二 795

聲律第三十三 811

章句第三十四 843

麗辭第三十五 863

卷八

比興第三十六 887

夸飾第三十七 915

事類第三十八 932

練字第三十九 961

隱秀第四十 985

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1007

養氣第四十二 1027

附會第四十三 1042

物色第四十四 1061

總術第四十五 1082

卷十

時序第四十六		1135
才略第四十七		1159
知音第四十八		1179
程器第四十九		1196
序志第五十		1213
附錄一 《文心雕龍》文本於道與文以 載道之解析		1247
附錄二 《文心雕龍》文學思想之純正 性及其缺陷		1280

文心雕龍本義 卷六

劉勰原著
陳拱本義

神思〔一〕 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三〕。神思之謂也。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三〕。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四〕；悄焉動容，視通萬里〔五〕。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睂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六〕！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七〕。神居胸臆，而志〔才〕、氣統其關鍵〔八〕；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九〕。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一〇〕；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一一〕。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一二〕：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一三〕；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一四〕。辭〔一四〕。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以定墨〔一五〕；獨照之匠，闢意象而運斤〔一六〕。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也〔一七〕。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一八〕。規、矩虛位，刻鏤無形〔一九〕。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二〇〕。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二一〕。

方其搦翰，氣倍辭前〔二二〕，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二三〕。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

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二四〕。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二五〕。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二六〕。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二七〕；文之制體，大小殊功〔二八〕。相如含筆而腐毫〔二九〕，揚雄輟翰而驚夢〔三〇〕；桓譚疾感於苦思〔三一〕，王充氣竭於思〔沈〕慮〔三二〕；張衡研《京》以十年〔三三〕，左思練《都》以一紀〔三四〕；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三五〕，枚皋應詔而成賦〔三六〕；子建援牘如口誦〔三七〕，仲宣舉筆似宿構〔三八〕；阮瑀據案〔鞍〕以制書〔三九〕，禰衡當食而草奏〔四〇〕；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四一〕，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四二〕，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四三〕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四四〕。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四五〕。然則博見為饋貧之

糧，貫一為理亂之藥〔四六〕。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四七〕矣！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四八〕，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四九〕。視布於麻，雖云未費〔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五〇〕。

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五一〕。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五二〕。伊摯不能言鼎〔五三〕，輪扁不能語斤〔五四〕。其微矣乎！

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五五〕。物以貌求，心以理應〔瑩〕〔五六〕。刻鏤聲律，萌芽比、興〔五七〕。結慮、司契，垂帷制勝〔五八〕。

注釋

〔一〕神思 按宗炳《畫山水序》有云：「峰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百代，萬趣融其神思。」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又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云：「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起、雷飛。」凡此所言，可知「神思」一詞乃係當時流行之詞，不唯文學上用以說明創作，即繪畫上亦不能外也。故彥和以之命篇，以明為文必由神思而成，而展示其應有之義。

陸機《文賦》云：「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拱按淵似應作漢）以安流，濯下泉而潛

侵。於是，沉辭佛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按此雖無神思之名，卻有神思之實。其於彥和所論，自亦不無影響也。

（二）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莊子·讓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彥和二句本此。魏闕，王先謙《莊子集解》引司馬云：『象魏觀闕，人君門也。』《范註》云：『案公子牟此語，謂身在草莽，心存好爵。故瞻子對以重生，則輕利。彥和引之以示人心之無遠不屆，與原文本義無關。』按此說是。彥和蓋止借《讓王》篇公子牟二語泛言「神思」之義，謂不為長遠之空間所限隔也。故下文即有「神思之謂也」之言。

（三）文之思也，其神遠矣。黃氏《札記》云：「此言思心之用，不限于身觀。或感物而造端，或憑心而構象。無有幽深、遠近，皆思理之所行也。尋心智之象，約有二端：一則緣此知彼，有斟量之能；一則即異求同，有綜合之用。由此二方，以馭萬理，學術之原悉從此出，文章之富亦職茲之由矣。」按《札記》此言，實已指出彥和之論神思，其思有二：一為直覺形態之思，一為知性形態之思。惟彼似視二者為一，則不免混淆不清耳。

《札記》以為彥和此處言「思心之用」，「或感物而造端（拱按此句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語），或憑心而構象」；以此二句說神思，頗為中肯（唯首句之感字，易使人思及「感物移情」，引生混淆，應改為緣字最適當），吾人即可由之而明神思之思必為一具象之思也。其中或由緣物所造之「端」，或由憑心所構之「象」，一是皆神思中所具之象也。故可謂神思為一具象之思。而此種具象之思，若直就

心靈本身言之，則應可稱之為心靈之「直覺形態之思」也。彥和所論神思之思，此一「直覺形態之思」，實為其首要者。《札記》於此揭櫫之，其功不可沒矣。

而此直覺形態之思，應可視為醞釀時期之思。

至其下文所析之二端，「一則緣此知彼，有斟量之能；一則即異求同，有綜合之用。」此則不得謂之為具象之思，實則心靈之「純知性形態之思」作用也。所謂純知性形態之思，簡言之，亦即純理智之思考是也。此種思考，殊有大用。彼所謂「緣此知彼」、「斟量之能」、「即異求同」、「綜合之用」（此實不止二端，說為四端亦並不誤），皆為此種純理智思考之大用也。此外，一般所謂思辨、理解、分析、解析、推理……無一莫非此種純理智思考之大用。彥和本篇所論之思，自亦賅括此種思在內者，《札記》雖未能進而加以申說，然以二端言之，亦不誤也。

原此種純知性形態之思，應屬臨文寫作時之思。唯臨文寫作時之思，除此純知性之思外，應有另一種思，即以知性為主導之想像也。此種思頗為特殊，須合知覺、記憶、聯想等，更應知其必含情、理（被情之理）在內之思。故此種思之內容頗繁，西方人多稱之為想像（Imagination），乃純性知之思以外之另一種思也。

是以彥和本篇之論神思，其思必有三：一為直覺形態之思，一為純知性之思考，一為以知性為主導之想像。前者，為具象（具體）者，且應視為醞釀時期之思；後者之一，為純知性之思，此須服從邏輯法則之思；其另一乃以知性為主導之想像，此本有其「窺意象而運斤」之大用，故亦極為重要者（詳下文《通釋》）。而此後者之二種思，均係臨文時之思。三者層次不同，作用亦異，為文學創作（或藝術創造）所必有者。《札記》未明其所以然，故必視直覺之思與理智之思考為一。（彼所謂「尋心智之象，

約有二端……」云云，此中下一「象」字，即可證其必以二者之思為一也。）故不免混淆不清矣。唯此，我國典籍多無所及，故亦難怪《札記》也。而一般文人不及知者多矣。

〔四〕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寂然，至默、至靜之貌。凝，謂如凝結、凝固然。慮，亦思也。千載，謂時間之久。寂然凝慮，謂聚精、會神之思也。思接千載，猶言思之超越時間之阻隔也。

〔五〕悄焉動容，視通萬里。悄焉，亦靜寂之貌。動容，《論語·泰伯》，曾子言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彥和「動容」一辭蓋據此，借以狀思之切至。視，亦借以代思。視通萬里，謂神思之思，不為廣大之空間所限隔也。其義實與前注二無異。

〔六〕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吟詠，蓋謂運思時自言、自語之貌。吐，屬內發，為自構。吐珠玉之聲，蓋即《札記》所謂「憑心而構象」之謂也。納，謂吸納，為外入。納珠玉之聲，亦即《札記》所謂「感（緣）物而造端」之謂也。聲、色，皆謂意象（即下文所謂「闡意象而運斤」之「意象」）也。睫，目旁之毛也。眉睫之前，猶言眼前。卷讀為捲。舒，舒展也。風雲之色，亦代意象。理，猶事也。《禮記·樂記》：「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鄭注曰：「理，猶事也。」思理，謂神思之事也。致者，極致也。

按此數句，其意蓋謂神思——直覺形態之思——臻於極致之時，自有或源於憑心所構，或來自緣物所造之意象（Image），呈現於其思之中，故必宛如自心中吐、納之珠玉之聲，亦似在眼前卷、舒之風雲之色也。唯其要則在「思理之致」；不致，則無由至此理境矣。

〔七〕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謂心靈，此應指直覺心靈本身。物，即上文所謂意象也。遊者，同一、為一之意也。

按此二句之義殊勝，彥和蓋由思理之致之妙，進而明心靈與意象為一、交融。故云：「神與物遊」。而此「神與物遊」為一直覺境界（亦可稱之為直覺理境），實即美學上所謂「物我同一」之境界也。在此境界中，神對意象起直覺作用，而感受意象之美。故亦可稱之為「美感境界」，或「美感經驗」也。上文所謂「吐、納珠玉之聲，卷、舒風雲之色」，均應為此境界中之事，亦即均為美感經驗中之事也（故此二句就意義言，當在上一段文辭中；惟就形式看，似應列於本段）。

〔八〕神居胸臆，而志〔才〕、氣統其關鍵。按此處「志、氣」並列，其義窒礙難通。蓋神常居胸臆，當其表現以為思時，氣固可說統其關鍵，而志亦神（心）之發用或表現，世豈有神（心）以外尚有志乎？神志本屬一實而異名者，當神之為思也，焉得以志言統乎？故此「志」字必誤無疑。揆其文意，則應作「才」。下文《體性》篇：「才力居中，肇自血氣」，即屬「才、氣」並言。此處亦應作「才、氣」為是。

臆，亦胸也。陸機《文賦》有「思風發於胸臆」之語，似應為彥和所本。氣，蓋謂生命力也（詳下文《體性》篇注五）。關鍵，《說文》（門部）：「關，以橫木持門戶也」；又（金部）：「鍵，鉉也」。段注云：「謂鼎局也。以橫木關鼎耳而舉之，非是，則既炊之鼎不可舉也。」故謂之關鍵。此處連詞，用以喻才、氣之重要，有如舉鼎之關鍵也。

按此言才、氣統管神思之關鍵。蓋神表現而為思，尚有賴於才、氣之助，故以才、氣為統管神思之關鍵也。循彥和系統言，才、氣均以力顯，而有乘載心（志）之用，不僅於神之為思之時，必須有賴於才力、氣力之作用，有如統管舉鼎之關鍵，即在其學習與臨文創作之時，亦莫不然也（參閱下文《體性》篇注三三、三四）。於此，直就思而言，故有「才、氣統其關鍵」之說。

〔九〕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物，謂意象也。辭令，謂言辭或文辭、文采，以及其他表達之法，如「比興」、「儷偶」等皆是也。樞機，《易·繫辭》（上）：「言、行，君之樞機。」孔穎達《周易正義》：「樞，謂戶樞；機，謂弓牙。」此處連詞，用以喻辭令對於傳達意象之重要，有如統管出入及射之樞與機也。

而上句「物沿耳、目」，乃謂：意象沿耳、目而進於心也。其義頗為曲折，必須善會。蓋當思理之致，而臻於「神、物為一」之理境，則此理境中所呈現之意象（物），必可由耳、目所接，宛如聞其聲、見其形然，並由此而進於心（神），為心所直感而體會其美；此乃「物沿耳、目」之切義也。物（意象）既沿耳、目以進於心，為心所直感而體會其美，則轉而落實於寫作（表出或傳達）而言，必須有最適當之文辭、文采（辭令），始能將心所體會之物（意象）之美，作最適當之傳達（具體之描繪），俾能淋漓以盡其態。由此可知，文辭文采之所以重要矣。故云：「辭令管其樞機」。

又按彥和由「物沿耳、目」而言「辭令管其樞機」，實已由「直覺之思」轉為「想像」矣。蓋傳達意象之美，適當之辭令固屬重要，而賴以尋覓適當辭令之思則尤為重要。唯此所謂尋覓適當辭令之思，則非直覺之思，亦非純知性之思，而必以知性為主導之「想像」也。彥和以辭令為統管傳達意象之樞機，而此以知性為主導之「想像」乃為樞機之本。否則，殊無樞機可言也（參閱下文《通釋》所論）。

〔一〇〕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方，常也。《論語·里仁》：「遊必有方。」鄭注：「常也。」物，亦謂意象。貌，謂意象之態，意象之形貌或形相也。

此言想像力豐盛，能尋覓到最恰當、最妥善之文辭、文采（辭令），則可將直覺理境中所感受之意象之態（物貌）完全描述出來，而無絲毫之遺漏。此之謂「樞機通而物無隱貌」也。

〔一一〕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遯，本作遁，退也。句謂：若才、氣無力，不能乘載思心（神用），則關鍵塞而思心隱退矣。

〔一二〕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陶鈞，《史記·鄒陽傳》：「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集解》引《漢書音義》：「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引》：「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按此作動詞。陶鈞文思，猶言磨鍊、磨礪文思也。虛靜，連詞，應本《老子》（第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句（極、篤，應均屬副詞形容詞，狀動詞致與守之工夫）。

按此二句，乃明文思之必須有磨鍊（修養）之工夫也。而工夫之至，可令心靈保持絕對之虛靜。苟能如是，則文思必可暢通而無礙矣。

〔一三〕疏淪五藏，澡雪精神。《莊子·知北遊》：「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成疏云：「疏淪，猶洒濯也。澡雪，猶精潔也。而，汝也。」彥和句義本此。藏，讀為臟，用以代心（全體代部分）。精神，亦指心言。

按此二句言治心工夫，其蹊徑實本於道家（莊子後學），其所要求達成之心之境界——虛靜——亦據老子而言。所謂「疏淪五藏，澡雪精神」，謂洗濯心中之一切污染也。彥和，蓋以為若能經常下此治心工夫，沖洗去一切蔽心之物，如私欲、私意、私智……等等，則其心必能歸於潔淨無染之虛靜境界。故由此種工夫而經常保持虛靜之心境，則其文思必能常通而無滯矣。所謂蔽盡則心靈，心靈之思無不通是也。此必然之事，亦必然之理也。由此而言，神思之功，治心工夫尚矣！是乃令文思常通無滯之保障也。讀者應盡力注意及之！

〔附識〕又按彥和此處言治心工夫及其所欲至之境界，均據道家言辭為說，故亦不免令人懷疑，以

為彥和文學思想當源自道家。實則並非如此。自工夫言，《知北遊》所謂「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亦為「逆覺去妄」之工夫。此種工夫，實屬儒、道之共法：儒家可盡，道家亦可盡；道家可說，儒家亦可說。故不得以治心工夫之進路斷劉氏文學論之淵源也。自其所欲至之境界言，所謂「虛靜」，固本於老子之「致虛極，守靜篤」之虛靜之心。（「虛靜」原即老子之「無為」，老子以「無為」為道，為一境界形態之道，若切就心言之，則亦可稱之為「道心」，實即「虛靜之心」。）而此虛靜之心，亦非道家所專有。儒家言修養工夫之最高成就，亦必先經歷此種虛靜之心之境界。如《論語》所載孔子之「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以後之絕對之「虛靜」，以及「無可、無不可」之「無可」，均為同一形態之心靈境界也（詳拙作《論孔老精神境界之會通》）。故僅就虛靜之心靈境界而言，亦為儒、道會通之處，自不足以證彥和思想之源於道家也。

彥和論文，其根本思想決不來自佛教，亦非源於老子，唯一乃本於孔子。此請復閱上文《原道》篇各注及《通釋》所論外，另請參閱拙作《文心雕龍文本於道與文以載道之解析》。

〔一四〕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惛（譯）辭。惛，《黃註》：「一作繹。」《拾遺》：「按《元本》、《活字本》、《汪本》、《余本》、《張本》、《兩京本》、《胡本》並作繹。」按此是也，字應作繹。

理者，謂事理、道理也。才者，才性之簡稱；才性，即情性（詳情見下文《體性》篇各注及《通釋》所論）。照者，照察之義，應與今所謂「觀察」略同。窮，猶極也、盡也。馴者，由漸而至也。致，應同至。繹，謂尋繹、抽繹也。此言累積知識學問，酌取事理、道理而令才性富有，研閱書籍以盡照察之能力，以及漸次培養繹辭之技巧。凡此種種皆為學之工夫也。

〔附識〕按上文「疏淪五藏」二句表「治心工夫」，此處「積學以儲寶」等四句則表「為學工夫」。二者並進，則正老子所謂「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之謂也。蓋為學工夫令心靈充實，而治心（為道）工夫則令心靈空虛（虛靜），故二者之結果，勢必自相矛盾者也。此乃彥和含而未發之意，讀者應注意及之！

而此矛盾應如何消解耶？尋彥和之意，治心工夫必須徹底，令心靈歸於虛靜，並繼續之而求經常保持此虛靜，此固無論矣。即為學工夫亦須徹底，將所學之知識、事理、觀察能力、繹辭技巧等等，須經徹底之消化、徹底之吸收，如食物然，令其成為生命之養分。如是，則所學雖多，不僅多而無滯，抑且化而歸於「空無」矣。此之謂實而虛、有而無也。如是，則為學工夫所得與治心工夫所至決無矛盾之可能矣。此彥和「陶鈞文思，貴在虛靜」之切義也。

世徒知「虛靜」二字妙入微茫，亦徒知積學、酌理等等之所以重要，殊不知所學、所酌之物之必須化而後始妙也。不然，則所謂知識、技巧、事理也者，亦徒為累心、蔽心之物耳，更何足以論神思之常通乎？

〔一五〕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以定墨。玄，《黃註》作元。《拾遺》：「《元本》、《活字本》、《汪本》、《余本》、《張本》、《兩京本》、《續文選》、《梅本》、《凌本》、《胡本》、《合刻本》、《四庫本》、《何本》、《崇文本》並作玄。」按《嘉靖本》亦作玄。字應作玄，多作元者或因避清帝諱也。

玄解之宰，應即取義於《莊子·養生主》之「庖丁解牛」故事。《養生主》：「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此就技言。然其解非止於技，實進於道，亦即「無為」。以無為之方式解牛，故必「以神

遇而不以目視」，「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以解之，故可謂之「玄解之宰」，用以象徵虛靜之心（此為文思之主，亦為創作之主）。定墨，謂寫作也。

句意謂：令虛靜之心尋覓適當之文辭、文采（包括聲律）以撰寫文章也。

（一六）獨照之匠，闡意象而運斤。獨照之匠，蓋指《莊子·天道》篇之輪扁所言之義而言。輪扁有特技，難以傳授於人，故云：「獨照之匠」（詳情見下文注五四）。此亦指虛靜之心。闡，同窺，窺視也。意象，指「神與物遊」之直覺理境之「物」，此為心靈在直覺狀態中所見之「物」，彥和稱之為「意象」，實與西方所謂 Image 相同（而吾人上文各注頗有以「意象」所涵之義為釋者，均本此）。斤，謂斧也，此借作筆。

句意謂：令虛靜之心窺察「美感經驗」中所體認之意象之姿，運筆以描繪之也。

按：「意象」一辭應為彥和所自鑄，漢、魏以來似未有見。唯陸機《文賦》有「期窮形而盡相」之語，其中「形相」一辭當與「意象」相類或相同者也。言文學創作或鑑賞，此等文辭殊極重要，深望讀者多注意及之！

又按「尋聲律而定墨」及「闡意象而運斤」，皆指實際描寫而言也。實際描寫時亦必有思，惟此種思絕非直覺形態之思，而必屬以理智為主導之「想像」也。

（一七）此蓋取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諸本原文均作「謀篇之大端」而無也字。唯詳其語氣，似應有也字。

取文、謀篇，均指寫作言。首術、大端，則指由工夫（賅「治心」與「為學」二者）之深入而令心靈經常保持「虛靜」之謂。否則，即無由保障文思（賅「直覺之思」、純知性之思及以知性為主導之